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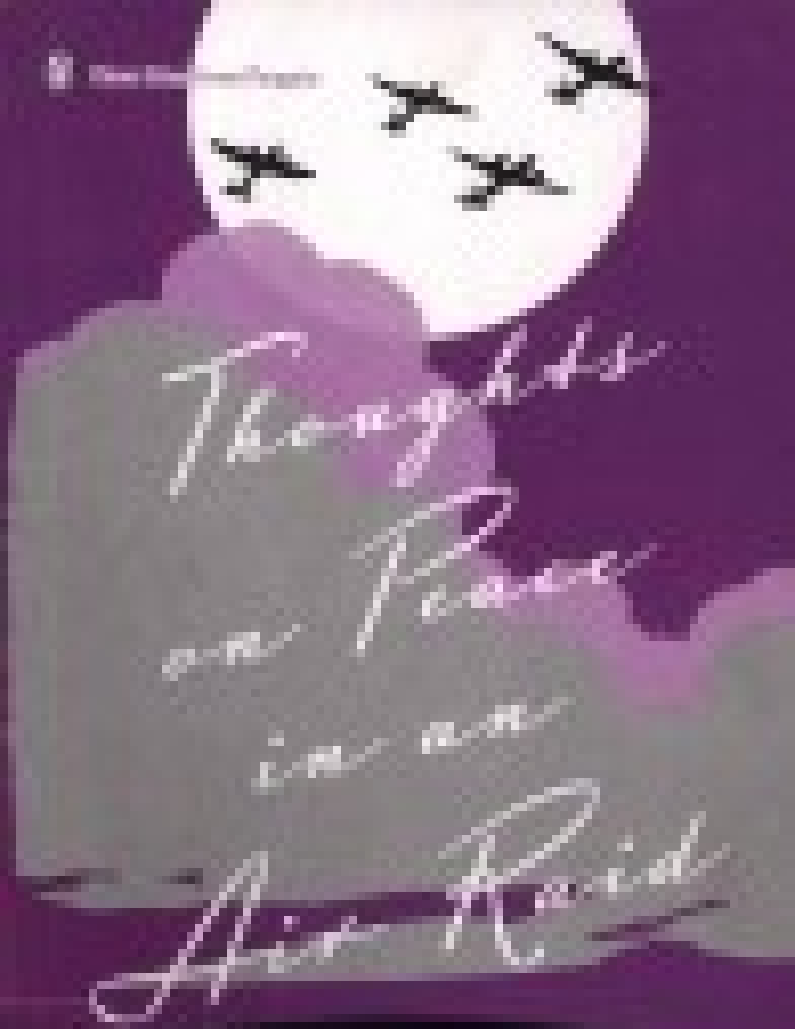
*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

空袭中的沉思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

[英汉双语]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空袭中的沉思

（德）海因里希·海塞著

王德力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001号

伟大的思想

空袭中的沉思

(英汉双语)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 著
张子慧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袭中的沉思: 英汉双语/(英)伍尔芙著; 张子慧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1. 12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18-6

I. ①空… II. ①伍… ②张…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454号

www. Penguin. com

'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 'Street Haunting', 'Craftsmanship'

'The Art of Biography' and

'Why?' are all taken from *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 first published in 1942

'Oxford Street Tide' first published in *Good Housekeeping Magazine* in 1932

'How It Strikes a Contemporary', 'The Patron and the Crocus' and 'Modern Fiction'

are all taken from *The Common Reader*, Vol. 1,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 is taken from *The Second Common Reader*, first published 1932

This selec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Set by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6.5

版 次 /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2年3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318-6 定价: 14.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许可, 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 80 种，尚有 20 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 200 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目 录

空袭中的沉思	1
城市漫步	6
牛津街浪潮	19
工艺	24
传记艺术	32
对当代文学的印象	41
为什么	51
读者和报春花	58
现代小说	62
应该如何阅读	70

空袭中的沉思

昨天和前天连续两个晚上，德国人的飞机从这幢房子的上空掠过。此时此刻他们卷土重来。这种经历十分奇特：身处黑暗之中，飞机呼啸而过，嗡嗡作响。这声音不仅可能随时致命，还打断了关于和平冷静而连贯的思考。然而也正是这声音比祷告和圣歌更能强迫人思考和平。如果我们不能把和平变为现实，我们——不单单是这张床的这一个人，还有即将出生的千千万万的人——都将处于同样的黑暗之中，都将聆听同样的死亡悲鸣。枪声在山上砰砰响起，探照灯时不时穿透云层，一枚炸弹落在不近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思考为创造唯一有效的空袭避难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年轻的英国男人和年轻的德国男人正在头顶上空作战。保卫者是男人，进攻者也是男人。英国女人既没有武器退敌，也没有武器自卫。今晚她们只能手无寸铁地躺着。如果知道空中的战斗是为了保卫被德国人破坏的自由而进行，她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为英国而战。然而手无寸铁的女人如何为自由而战呢？她们可以制造武器，纺织服装，或者烹饪食物。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无需武器却能为自由而战：我们可以进行思想斗争。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正在空中击敌的英国年轻人。

但是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快速决策并付诸实施。空中的嗡嗡声唤醒了思考。今早《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个女

人的声音，“女人没有丝毫政治话语权。”内阁里没有女人，甚至任何重要职位都没有女人。制订有效计划的所有决策者都是男人。这种做法不仅抑制了思维的活跃，还助长了不负责任的风气。为什么不堵上耳朵埋头在枕头里，放弃决策这个徒劳的行为？因为不光办公室和会议室有思考的空间，别的地方也有。我们能因为看起来无用就放弃个人思考或遐想，从而丧失可能对年轻的英国男人有价值的武器吗？仅仅因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面对辱骂甚至蔑视，我们就不会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吗？“我永远不会放弃精神斗争”，布莱克这样写道。精神斗争意味着反主流思想，不随波逐流。

主流思想借助广播和滔滔不绝的政治家进行快速而猛烈的传播。每天他们都说我们是自由的民族，我们为了保卫自由而战。这种思想回荡在年轻飞行员的脑海中，成为他们在云层间穿梭盘旋的动力。在下方，我们头上是屋顶，手边却是防毒面具。我们务必要揭开谎言的伪装，发现真相。真相是我们并不自由。今晚我们不论男女都是囚徒——男人全副武装，手边是枪；我们女人身处黑暗，手边是防毒面具。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由的，我们应该在户外，跳舞，嬉戏，或是坐在窗边一起聊天。是什么让我们不能这样做？“希特勒！”喇叭里传来一声大叫。希特勒是谁？他是做什么的？他们的回答是侵略、暴政和对权力赤裸裸的疯狂追逐。消灭了希特勒，你们就会得到自由。

飞机嗡嗡飞过，听上去好像有人在头顶上锯木头。飞机盘旋不停地飞过，房子正上方的木头也锯个不停。脑子里的声音也不停。埃斯特女士在今早的泰晤士新闻里说道：“男人潜意识中的希特勒主义压制了有能力的女人。”毫无疑问我

们被压制了。今晚我们都是囚徒——英国男人被囚禁在飞机中，英国女人被囚禁在床上。但是如果他们停下来转而去思考，他们可能被杀死；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让我们替他们思考，让我们把在意识和潜意识里压制我们的希特勒主义彻底剔除。希特勒主义渴望侵略，渴望占领，渴望奴役。即使在黑暗中，这一切依然清晰可见。我们能看到耀眼的橱窗里茫然注视的女人，涂脂抹粉的女人，穿戴整齐的女人，涂着深红色唇膏搽着深红色指甲油的女人。她们是奴役思想的奴隶。如果我们可以将自己从奴役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也可以将男人从专制中解脱出来。奴隶成就了希特勒们。

一枚炸弹掉了下来。所有的窗户都吱吱作响。高射炮猛烈开火。山上还隐藏着一些火炮，上面覆盖了一张缠绕着模仿秋天落叶色调的绿色和棕色布条的网。现在这些火炮也都开火了。九点广播的时候我们将听到“晚间击落四十四架敌机，其中高射炮击落十架。”广播说解除武装是和平条件之一。意思是将来再也没有武器、陆军、海军和空军，再不会训练年轻人使用武器战斗。头脑中响起一个声音，好像阁楼上的嗡嗡声，这声音来自一句引用：“与真正的敌人战斗，射击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赢得不朽的荣誉和光辉，回家时胸前挂满了奖牌和勋章，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学习，训练，一切，我的一生都将致力于实现这个愿望。”

这些话来自一位英国年轻人，他参加了上次战斗。面对这些，主流思想家还会认为仅仅在会议桌上签署“解除武装”的文件就完成了所有他们该做的事情吗？奥赛罗可以失去他的财产，但他还是奥赛罗。在空中战斗的年轻飞行员的动力不仅是广播里的声音，还有他们内心的声音——人类古老的

本能，教育和传统助长并推崇的本能。他们会因为这些本能而备受责备吗？我们能听任政治家的调遣而收起母性吗？在和平条件下假设有这么一个命令：只有少数被特别挑选过的女人可以生育。我们会甘心服从吗？我们可能会说，“母性是女人的光辉之处。学习，训练，一切，我的一生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点。”但是，如果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有必要限制生育和收起母性，女人将会欣然接受。男人会帮助她们。他们会因女人的不生育而表彰她们。他们会给予女人其他释放创造能力的机会。那也属于我们争取自由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帮助年轻的英国男人从内心根除对奖牌和勋章的狂热。我们必须为这些试图战胜内心好战本能，潜意识里有希特勒主义的年轻人创造更多光荣的活动。我们必须补偿失去武器的男人。

空中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所有的探照灯都直立起来，它们对准这屋顶上的一点，炸弹随时都会落在这幢房子上。一，二，三，四，五，六……时间一秒一秒流逝。炸弹尚未降落。但是在悬而未决的时间里所有的思考都停止了，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充斥着沉闷无聊。指甲嵌入硬木板中，好像嵌入了一切。恐惧和憎恶的情绪变得枯燥无味。一旦恐惧消除，思绪就跳脱出来，凭本能慢慢恢复，试图开始创新。房间一片漆黑，创新只能靠回忆。想到那些八月曾有的回忆——在布莱特听瓦格纳；在罗马的平原上行走；还有在伦敦。朋友的声音纷至沓来。诗歌的只言片语进入脑海。每一个想法，即使在回忆中，都远远比恐惧和憎恶带来的沉闷无聊来得积极乐观，充满活力，抚慰人心和富有创意。因此，如果我们将要对失去光辉荣耀和武器的年轻人进行补偿，我们必须赋予

他们获得创新感受的方法，我们必须营造幸福，我们必须将他们从机械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将他们从囚牢引领到一个自由天地。但是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年轻人还是奴隶，单单解放英国年轻人有什么用呢？

探照灯在公寓上方照来照去，现在停在了飞机身上。从这扇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只银色的小虫在光线里翻转扭曲。枪声砰砰响了一阵。然后终于停火。攻击者可能在山后被击落了。之前有一天一个德国飞行员在附近安全着陆。他用流利的英语对逮捕他的人说：“不打仗了，我真高兴！”然后一个英国男人递给他一支烟，一个英国女人给他沏了一杯茶。从此可以看出，如果将男人从机械中解脱出来，和平的种子不会都落在石地上，它可以生根发芽。

终于完全停火了。所有的探照灯关闭，夏日夜晚回归了自然的漆黑，耳边再次响起村庄往常和平安详的声音。一个苹果扑通落地。猫头鹰一边咕咕叫着，一边扇着翅膀在林间飞来飞去。我突然想起那些话，我差点忘记一位年长英国作家的话：“美国有很多猎人……”让我们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传达给那些在美国的猎人，传达给那些还没有被机枪火力惊醒的男人和女人，相信他们一定会宽厚、仁慈地重新思考这些信息，也许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有用的东西。不过现在，世界处于黑夜的那一半，要睡了。

城市漫步

游历伦敦

可能没有人会对一支铅笔热情澎湃。但是总有些时候就是特别想拥有一支铅笔；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获得什么而找借口在下午茶之后晚饭之前穿过半个伦敦。正如猎狐者打猎是为了捕获狐狸幼崽，人们打高尔夫球是为了享受城市建筑以外的自然空地，因此当到街上走走的想法涌上心头，而想要以铅笔作为托辞时，我们可能会说：“真的，我得买支铅笔。”仿佛凭此借口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冬日城市的生活乐趣——在伦敦的街道上漫步。

时间应该是晚上，季节应该是冬天，因为在冬天，空气中弥漫着快乐的香槟气息，街道变得热闹繁华，这一切都令人心生感激。在夏天，喜欢树荫、安静和牧草场的甜味会被嘲笑，在冬天则不会这样。晚间的黑暗和灯光也让我们自由自在摆脱束缚。我们不再是自己。四点至六点之间的傍晚，天气美好，我们步出家门，不再是朋友们熟知的自己，变成了无名流浪汉共产大军的一员，他们向来认为独居是件好事。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们被物品包围着，这些物品不仅传达了我们的奇怪秉性，还加深了个人经历的记忆。比如说，在壁炉上挂着的那个碗，是一个大风天从曼图亚买来的。我们当时正要离开商店，一位带着邪气的老妇人猛地一下拉住我们的